



八点半的早餐店

◎夏新建

“老板,来一笼蒸饺,一碗豆浆,一根油条,在这儿吃。”“好嘞!来啰!”

“我要两只火饺,一个荠菜包子,一个蛋饼,带走。”“没问题,一会儿就好。”

濠北路的这家早餐店,生意火爆,美团的订单声,一个接一个,停不下来。

五六位师傅,炸油条、下面条、包子,抑或接单打包外卖,操作间里热气腾腾,烟雾弥漫,这样的烟火气,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显得格外暖心动人。

小店的早餐品种不下50个:咸蛋黄糯米烧卖、鸡杂汤面、炸酱面、葱香油条、上海生煎包、黑芝麻馒头、玉米棒、咸蛋黄肉松青团、蛋饼、桂花白糖方糕、韭菜饼、扬州三丁包、虾籽拌面,吃一个星期绝对不重样。

最近几年,我的早餐大多在这里解决,以前门面小,堂食没几个座位,现在换了个大一点的店面,堂食更方便,但外卖还是占了销售的大半江山。

“老板,133号好了没?快点,来不及了!”一位穿着蓝色“饿了吗”上衣的快递小哥隔着早餐店的玻璃窗口大声喊。

“不要催,正在做,一个个来。”一位点心师傅在里面回应道,手上正在按单一个个打着包,忙得不可开交。

“不是我催,是客户急呀,一直在催!”蓝衣小哥提高了嗓门,大声喝道。

“你越催越慢,我也没办法!”师傅似乎有些力不从心。

“怎么说话呢?你什么态度?”“大嗓门”好像有些上火,“什么叫越催越慢?你对我们就这个态度。你对顾客也会这样吗?”店面不算大,“大嗓门”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。

“不要吵了,大家都不容易。”一位顾客在旁边劝说道。

“好了,好了。133号好了。”“大嗓门”拿到外卖早点,赶紧冲出门去。

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

“师傅,我的呢?我都等了半个小时了,120号好了吗?”一位身材高大,穿着黄色美团上衣的外卖小哥也大声催促道。

“120号?我来找找,可能忘了做了,我来做!”操作间内,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在那儿快速翻着一大堆订单。

刚过了两分钟。“大姐,120号呢?好了吗?我都等了35分钟了。”“大个子”直接跑进操作间质问起来。

“赶紧出去,你在这儿,我们怎么干活?马上就好。”面点师傅抓住他的肩膀,把他推了出去。

“客人8点不到就下单了,这么久还没好,怎么办呢?又要被投诉了。”“大个子”急得团团转。

又过了两分钟,120号单终于配制完成,“大个子”抓起袋子,头也不回夺门而去。

我迅速吃完了早点,喝完豆浆。走出店门,看到外面的外卖小哥排成了小长队。尽管刚才两位外卖小哥有些急躁,但这也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吵闹声。

真好,在2023年1月18日,腊月廿七的清晨8点30分,疫情防控放开一个多月的日子里,熟悉的忙碌又回来了。



城市之光

◎陈伟

唐闸古镇

◎杨霄

唐闸又叫唐家闸,我的家就在杨家湾汽车站运河对面河东新村里第一排楼房,一个当时还算比较新的居民楼。

那时的杨家湾是个总站,很长一段时间,我以为公交车只有1路,每次从城里坐车回唐闸,到了杨家湾车站,总能看到站在三楼阳台等我的奶奶,招招手她也能看见。我才5岁的时候,个子都够不到阳台栏杆,就透过阳台上白墙的格子洞蹲在那里,看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,有运送煤炭的,有运送棉花的,各类人员忙忙碌碌,江鸥就从这些船只间穿梭,它们时而高飞,时而俯冲下河抓鱼,自由自在。

唐闸水运交通方便,张謇创办纱厂时选为厂址。从1895年大生纱厂建厂始,后又建立与纱厂相配套的一系列企业,至20世

纪初,唐闸逐步成为新兴的工业城镇。当年唐闸一片繁荣,是世人瞩目的城镇,爷爷经常叫它“小上海”。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写的《中国城市建设史》中这样描述的:“唐闸形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工业区,工厂外围面向运河的一段,留有空地建成以两层商店为主的商业街,支河与工厂之间空地建有仓库堆栈,工人住宅区则建于工厂附近,

多系砖木结构平房。运河的另一侧设有唐闸公园。”张謇生前曾计划把桃坞路至唐闸一线设厂建店,联系起来,作为地方自治的样板。因此,以通扬运河所维系的与之相隔十余里的唐闸工业区,从另一侧面展示其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光辉。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,唐闸的地位有所削弱,但它还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,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织工业基

地,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,产业优势明显。

如今的唐闸,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,古镇对远道而来的老人给予了更多贴心的关怀,轮椅的租赁服务,每个路口保安都会搭把手搀扶,让久没有回“家”的爷爷奶奶也倍感亲切。唐闸是爷爷奶奶的出生地,爷爷是整个唐闸唯一考上工程系的大学生。

爸爸说,小时候进城没有交通工具的,都是靠步行,春游秋游,小朋友们便排队走着去,必经之路是通扬运河旁边的城闸路。如今,这条通往唐闸的路也整修一新。一天晨跑,我从家里往唐闸古镇跑,沿着这条路竟没有一丝疲累,一边跑一边想着爸爸经过这条路时候的幸福感,似乎一起穿越时空,那感觉奇妙极了,这条路承载了两代人的快乐。

潜光隐耀 初写黄庭

——沈耀初大写意花鸟画管窥

◎俞百圣

沈耀初(1907—1990),世居福建漳州诏安县城南士渡乡,故晚年自号士渡人。幼喜丹青,发蒙于地方画家沈镜湖。辗转求学于多所学校,学无所获,最后考入汕头艺术师范学校,毕业后返乡从教。1948年秋,沈耀初受友人之邀,渡海去台湾采风,不料,局势突变,滞留台湾逾卅年。20世纪70年代初,沈耀初的画悬于裱画铺板壁,被台湾《美术学报》主编姚梦谷瞥见,大加赞赏,遂鼎力举荐。随之,荣誉纷至沓来:沈耀初被台湾画学会授予最高荣誉“金爵奖”,不久,又遴选其为“台湾当代十大美术家”。1986年,年近耄耋的沈耀初,携带所有作品回归祖籍,并于1990年在诏安县城斥资新建“沈耀初美术馆”。同年,沈耀初溘然长逝,长眠于故里。沈耀初自台湾回归后,大陆美术界对其多有绍介,其松动随意、不假修饰之画风,对大陆青年画者多有影响。2022年11月中旬,沈耀初个展于南通博物苑举行。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,遂欣然前往,一探虚实。

甫入展厅,但觉笔歌墨舞,清风拂面,一片生机:鸡鸭鹅,猪猫狗,翡翠瓦雀鸽鹤鸣。鹰隼,雄视

万里。仙鹤,闲庭信步。鳜鱼锦鲤,放浪追逐。山君蹲坐,张开了血盆大口。狸猫环伺,伺机对燕雀下手……但见家畜家禽,携儿带女,其乐融融;珍禽异兽,神出鬼没,难窥真容。“远观其势,近取其质”。中国画观照自然之方式,既需远观,又要近察。远观要在宏观全局,弄清其来龙去脉;近察旨在微观探真,知其所以然。以宏观而论,沈耀初绘画属文人大写意范畴,其早期受岭南画派影响,后期则取法吴昌硕、齐白石为多,又覩窺朱耷,关注生活,瓜熟蒂落,正变而出;以微观而论,沈耀初以写碑之秃笔,粗率堆叠之笔线,会心感物,状物造境。

论者以为,中国画之核心在于笔墨,笔墨之核心是线条,线条之核心是笔法。沈耀初花鸟画之价值,不在人人可视之题材,而在顿挫堆叠之笔法,这种亦进亦退、欲说还休之笔法,一如辞章之重章叠句,看似重复,实是递进,是强调——强化笔墨结构,与传统经典大写意语言拉开了距离。理论之说辞是枯燥乏味的,我们来赏读几帧沈耀初花鸟画精品:

《桃都天鸡》,金鸡迎面独立于桃都神山之巅,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势。金鸡左倾欲倒,以右上一日化险之。红日不见俗套之彤红,

灯下漫笔

而以赭黄代之,盖突显鸡冠之艳也。松动爽快的粗笔表象之下,却是惊警细微之偏差,有天风浩荡、朝暾冥晦之妙,此得道之作也。《鳜鱼与芦虾》,鳜鱼气势汹汹,凌空而至,芦虾双钳大张,奋勇迎敌。鳜鱼之外强中干,芦虾之不畏强暴,已跃然纸上。一鱼一虾,一上一下,一大一小,一强一弱之戏剧冲突,展现于盈尺小品之间。鱼虾世界,弱肉强食,乃人间世象之揭露。识者惊呼:鱼虾圣手若白石翁,亦未见如此妙构也。

沈耀初由籍籍无名之乡村教师,跃升至艺术大家,实非偶然:国家不幸诗家幸,篱下绝壑皆画图。台海对峙,隔海眺望故乡,乡愁诉衷肠。于是,诗人画家轮番登场,有余光中之《乡愁》,有沈耀初之大写意花鸟……此千载难逢之“天时”也;植根民族沃土,方有累累硕果。勿跟风东洋,勿膜拜西洋,坚持一个中国,固守民族立场,弘扬传统文化,可谓“地利”也;天公重抖擞,天才代代有。伯乐之有无乃社会公平正义之标尺。你若有才,全世界为你喝彩;你若无才,供在庙里亦无人理睬。沈耀初狷狂而多才,姚梦谷自然为其摇旗呐喊。此乃“人和”也。

兵家制胜,天时地利人和;画家有成,人和地利天时。此千古定律!